

逝世學長

孫廖由文老師
1941 警社張潮彬
1963 真社黃興輝
1962 旭社周偉南

悼念羅啟新同學

誠社 黃鴻慈

2017年4月中黃開鑑傳來噩耗：啟新於3月25日過身。開鑑也是輾轉從別的同学處得到信息。這大概是因為啟新生前怕麻煩同學，囑咐家屬不要宣佈死訊。

記得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四年前，在九龍一家酒樓飲茶。參加的有黃開鑑，張焯坤，啟新夫婦和我們夫婦。大概兩年前，我向開鑑和啟新提議再次茶聚，大家都一致同意並等待適當日子，

不料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聚會一直未能實現。如今就永遠不能實現了。

我在1951年夏從香港培正轉讀廣州培正與啟新同在一個年級。因為不同班，我寄宿他走讀，所以接觸不多，只知他學習甚佳。直至上世紀70年代末，他作為Caterpillar公司的駐京代表，經常一個人住在北京，周末常來我家聊天，這才開始我們的相知相識。原來中學畢業後。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學。後來在洛陽拖拉機廠工作。文革後返回香港。由於業務根底和英語都有高水平，故即應聘於Caterpillar公司並任要職。啟新知識豐富，興趣廣泛，尤其熱衷新科技。他每次來都交談甚歡。記得有次聚會至深夜，當時北京還沒出租車，我就騎自行車載他回酒店。為走捷徑，我選擇一段田間土路。由於路窄又無路燈，與迎面一輛自行車相撞。我受了點皮外傷，正擔心啟新的情況，他卻若無其事地站在我面前，說是做了一個後滾翻落地，一點傷也沒有。至今我還想像不出他能這麼矯健。

1989年8月我從北京中國科學院轉到香港浸會大學任教。一家人到香港，即受到啟新的熱情款待。約是1994年左右，由於香港住房狹小，我和他分別在樟木頭及塘廈買了較大的樓層，作為度假及與親友團聚之用。

我們在那里都有較好的音響設備。彼此互訪，享受共同喜愛的古典音樂。啟新的書房，放着一只金光閃亮的法國號，原來他在上海交大讀書時，還是大學銀樂隊隊員。

退休之後，我住東涌，他住元朗，相距甚遠，見面較少。但我們電郵通訊不斷。他依然對諸如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知識有着濃厚興趣。交換有關資料時還常發表個人看法，顯得甚有見地。去年電腦戰勝世界一流圍棋大師之後，我們討論了人工智能有無邊界，譬如說電腦將來能否進行藝術創作(包括繪畫，作曲，文學寫作等等)。他說可以，我說不可能並提出論據。正期待着他的反駁，但很久沒等到，最後却等來了一個最壞的消息。

啟新已不再現。但他那機智好辯的容顏，將永遠留在我的腦海中！

愿啟新安息，並向其家人致以親切慰問。

悼念忠社馮鏡泉

鏡泉學兄安祥的離開了我們，進入了主的懷裡！

「他的人生幫助過許多人，他臨走前的一個多月，神給他完全足夠的時間見了他想見的人，說了他想說的事，亦給他有機會相信主耶穌並且受了洗；這過去兩年，雖然他在病中，但神亦給他足夠能力和一家人返了故鄉，去了台灣及已舉行慶祝了55結婚週年等等，一切真是主的美好安排！

感謝你一直的支持和愛護！請麻煩你幫我通知其他加拿大爸爸培正好友！-----」

以上錄自學兄鏡泉女兒的來函。

輓鄭萬霖同學

輝社鄭國輝

金石論交，追思前塵似夢；
音容頓減，空餘林影稀疏。

數日前輝社女同學胡曼滋從紐約傳來令人腸斷心摧的噩耗：鄭萬霖突然病逝。她在電話中哽咽地說起七十年前兒時舊事。那時她家在九龍城，和萬霖是街坊，比他大八個月的姐姐月圓是她童年時義結金蘭，一同就讀於輝社，經常結伴同遊。萬霖自幼待人慷慨豪爽，經過雪糕小店，雲吞麵檔時，必停下來，請同學們品嚐。曼滋問他，一未足十歲的小學生，何來這麼多閒錢，他回答是義父給他的，義父是當年歐式足球名將侯澄滔，職充後衛，萬霖出身藝術世家，父親鄭山笑，母親小燕飛（馮燕萍）是四零年代，五零年代伶影雙棲的粵語明星。曼滋還談及勞作課時，鄭煥時老師要學生製造一三腳摺櫈，小燕飛請佈景部的同事幫忙，製了三張，給萬霖的最為精緻。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我離開香港赴舊金山和父母團聚，十二號晚萬霖在府上為我餞行。陪客有初二愛的遊伴梁源清、任信枝、謝賢方、郭思亮、李樹衡、劉紹貽。在工人出菜前鄭山笑世伯用二胡奏了一曲「流水行雲」，餘音繞樑，非常悅耳。是夜飯後劉紹貽請我們到樂宮看電影「聖女貞德」，英格烈褒曼主演。本來他想買票看「暴君焚城錄」Quo Vadis，因場場爆棚，要兩個月前買票。這是滿富溫馨友誼的一夜，在心中繫上紅藍情結，終身不能解除。十五日晨他們結隊送我機，在啟德機場依依道別。

我們重逢已在十四年後一九六七年秋天，我和家母往紐約旅遊，抵步後接觸到萬霖，他是馳名美東濠江粵菜館的老板，就在餐館內設宴款待我母子倆。情懷依舊，真是意想不到的驚喜。一九七五年我有北歐之遊，途經紐約，萬霖已成家，夫人是銳社梅心清，且已有一男嬰。心清親自下廚羹湯款客。以後幾次經紐約總找機會和他聚首。

有一次江達信和我遊罷賭城Atlantic City，一同到萬霖府上拜候，適逢謝神節，他留吃火雞大餐，他的姐姐月圓一家和母親小燕飛也在，我和伯母小燕飛談起一九五三年她在中聯拍的電影「家」，飾錢梅芬一角，在花園感懷身世，引吭高唱悲秋一曲，情感真摯，引得我

泫然下淚。後來她和戲中的大表嫂瑞珏的對白，祝昔日情郎大表哥高覺新和表嫂有幸福的一生，同諧白首，是「家」的精華一段，伯母讚我記憶力強，還清晰述出梅表姊一角。二零零二年輝社藍寶石禧在紐約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萬霖了。遊罷紐約市我們集體在唐人埠午餐，萬霖突然出現，坐在我的身旁，他是紐約華埠的僑領，在紐約生活幾十年，濠江粵菜館結業後，轉營太白酒莊，出售世界各地名酒，最後充任永明商業大廈總經理。他很有江湖俠客風度，樂於助人，且排解很多社團內的糾紛。輝社在華埠內的聚餐，多由他負責安排。兩年前姚霞姑訪紐約，在華埠聯歡，包括鄭月圓、鄭萬霖、魯德華、胡健鷹、趙文權等人。

我和他居於遙遙美國東西兩岸，心靈常繫。五年前翁希傑到紐約，他循循問及我的近況，還有到世界各地旅行否？我雖然見不到他，總覺得有一真誠深摯的舊交在紐約，有一種無形的托賴。他的辭世帶走了一份寶貴的感情。留下的是「自隨流水去，轉覺故人稀」，無限寂寥和惆悵。

後記

寫罷這懷念悼文，不勝唏噓。忽接到胡曼滋從紐約來電話，告知萬霖喪禮情況，並道及萬霖去世前一月，對妻子心清說：「十一月我們回香港參加輝社鑽禧罷，我很想再見隔別多年的舊友。」怎料到漏盡鐘鳴來得這麼快。人生變幻，世事無常，能不警惕！

深切悼念1954年級匡社 梁錦琪同學遺孀梁施鳴玉女士

匡社李郭少潔

2017年7月6日(香港時間) 早上接到羅啟發同學來電告知梁施鳴玉 Stephanie 在7月5日於美國三藩市醫院魂歸天國的壞消息，使我極為驚愕，霎時間不懂反應，只希望這不是事實，定神之後，知道情況不能改變，心情頓覺冷了一截，萬分不捨，悲痛莫明，只嘆天意難違，奈何！奈何！

Stephanie 生長於一個尊貴家庭，受過高深教育，學識豐富，中英文並重。年青時相夫教子，培養出兩名醫術了得的專科醫生兒子，處理家務有條不紊，烹飪技術也難不倒她來。以前她每年會從美國回港一段時間探望家翁和協助打理香港娘家的珠寶生意。她對繪畫和手飾設計也有超卓的展現，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女子。在港美兩邊都交遊廣闊，由於她為人重情義，對人愛心滿溢，所以沒有人不尊敬她，真是個不可多得的朋友。

Stephanie 跟我們三藩市及溫哥華的同學感情非常融洽，有任何聚會她一定參加。記得在2001年匡社全人在溫哥華舉行一次為期數天的聚會，同學們來自中港美加等地，地點在溫市郊區一處，交通不大方便的 Harrison Hot Spring 舉行，我們也得乘坐專車去。那天他們其中一人因要覆診，自己在晚上八時多才可抵達，我忘記了她用什麼方法去到那裡，一定十分轉折才能到達，可見他們是多麼熱心參與同學的聚會！及至她丈夫辭世後，她跟大家的感情依然，同學們的聚會多數在三藩市灣區舉行，她住在 Moraga，不太方便，獨自駕駛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也堅持乘搭公共車輛到來的，以前我住在溫哥華，她也間中約兩三位好友同來探望的和丈夫（也是同學），大家圍桌談天說地至深夜，不亦樂乎！她談吐風趣幽默，有她在定無冷場，很多時候總會講一些真實故事，令你半信半疑，最後捧腹大笑，所以我封她為我們的「開心果」。

一切往矣，不勝唏噓！她的影子將會長存於我們心中，永不磨滅，但願她在天家和丈夫重聚，像以前般過着歡樂的時光。

Stephanie，我們永遠懷念着你！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喜獲同墓眠—— 悼念梁施鳴玉女士！

匡社楊東權



二零一七年七月四日
在美國全國都慶祝美國獨立紀念日，眾目仰望高空色彩燦爛煙火，爆炸出各式美麗的圖案的那瞬間，禁不住大家發出歡叫聲的同時，在加州屋崙市凱薩醫院癌症治療中心，我們培正匡社同學梁錦琪的夫人梁施鳴玉女士，在晚上九時零五分停止了呼吸，心臟也

停止跳動的離世了，她正像一顆光芒美麗眩目的流星，伴隨滿天的煙花，快速地從高空殞落了。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是她的生日，還差二十一天便是她滿七十五周歲的日子，因此也應是享年七十五歲。她是因患急性白血病(血癌) 逝世的，早在十多年前錦琪和她先後發現患有癌症。錦琪先患前列腺癌後轉為鼻咽癌，在長期化療中不幸在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五日逝世。鳴玉小錦琪七歲，他們婚前婚後情投意合多年相伴。丈夫離世後她長期思念，因睹物思人，故家中一切依舊，數年塵封未動。直至去年十二月在親友的勸說下，才打算清理她獨居的豪宅出售，搬至她預先購買交通方便的較小新居。該處不但在三藩市國際機場附近，而且很靠近 Bart 站的 Millbrae 市，不幸還沒有完成清理及出售心愛的舊居，便突然回歸天家和錦琪牽手共同漫步不離不棄了。當她知道她和錦琪同患癌症後，特別是錦琪病重體弱時，她考慮到為了子孫及自己方便，在家居附近的拉法葉鎮的 Oakmont Memorial Park 花費十萬美元購置了梁氏宗親墓園，預先作為她倆夫妻及後裔安息之處。

由於梁錦琪在香港由德明中學轉到培正中學，就讀培正一年多便高中畢業了。雖然我和他同級同屬匡社，但交往不多。三十九年前我移民美國加州沙加緬度後，才和他們夫婦有較多的來往。他們夫婦兩人為人正直、坦率、待人寬厚和慷慨，使人樂意和他們交往，因此很快成為我夫婦兩人的好友。特別為了籌備匡社慶祝離校四十五周年在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聚會，及會後成立匡社離校四十五周年特刊編輯小組，我和錦琪，李宗愷，陳慧珍、何榮新等以梁錦琪家為編輯組基地，梁施鳴玉

愛鳥及鳥，愛其夫錦琪及至其夫的母校培正，編輯組推舉梁夫人為特刊主編，首開未曾就讀培正而任培正刊物主編的先例。編輯組收集資料、信件、開會都在那裡。鳴玉嫂不但經常為我們供應精美的飲食，由於她的珠寶設計專長及天分，自然成為特刊的藝術指導及負責特刊各分頁的版面設計，錦琪則配合特別為每分頁創作並用毛筆書寫短詩。在這長達二年的互相工作配合及交往，自然而然我們這小組的組員都成了莫逆之交的同學和朋友，無形中也成為培正匡社在北美加州的核心，二十年來延續至今，重大的培正同學會或匡社活動，鳴玉嫂都積極參與。二零零零年匡社在加拿大溫哥華聚會後，準備建立培正匡社網站，我原計劃我自己設計建立匡社網頁，但當時匡社馬浩橋同學主管一間設計網頁公司，他承諾用他公司的員工為匡社建立網頁，我們討論了網頁結構及大綱，並定下基本原則後，他答應半年完成交給我們。等待半年杳無音訊，後來才知道是馬同學的公司關門之故。我正想再次設想自己動手之時，鳴玉嫂打電話給我告知錦琪現已退休，很想向忠社高手Q方取經建立匡社網站，這是一個特大喜訊錦琪願意為匡社同學辛勤付出。從此匡社網頁在錦琪的精心主持下，有聲有色深得同學贊揚，成為培正各社網站較好的一個，直至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五日錦琪去世為至，這要歸功梁夫人的建議和協助分不開。

錦琪逝世後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為紀念梁錦琪同學對同學會的貢獻，利用鳴玉嫂捐助的款項每年夏季舉行一次紀念梁錦琪學長的乒乓球賽，增加培正同學的交流及運動娛樂活動。錦琪喜愛乒乓球運動，他是正手握球拍近球桌防守及進攻，打球姿勢雖不美觀，但對手很難打敗他，曾在美國獲得多次老人組冠亞軍獎杯及獎牌。二零零二年匡社組織亞拉斯加遊，在公主郵輪中舉行的全郵輪公開乒乓球錦標賽他就奪得冠軍。鳴玉嫂每年都出席並曾安排小提琴獨奏增加球賽氣氛，今年七月八日在灣區新球館仍然舉行乒乓球賽，球賽組織同學得知她因癌症入院都為她病情禱告天父，不幸她在七月四日逝世。匡社有崔家祥夫婦、何榮新夫婦、及梁永超同學到球賽支持，崔太太和施鳴玉在香港時從小學到就讀Maryknoll英文書院是同學，來美同住加州灣區後更是好友，在球賽比賽前她代表匡社宣佈施鳴玉在七月四日晚逝世，有人建議每年這個球賽改為紀念梁錦琪夫婦乒乓球賽。關於今年球賽詳情，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將有專文報導，在此略提鳴玉嫂在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一四年九月同學日也是匡社同學在美國鑽禧加冕日，她特別設計用匡社旗的黃色，為匡社加冕同學胸前配上大朵

黃玫瑰，她出錢出力請專業攝影公司拍攝培正同學日慶典的錄影及相片光碟，給同學會留下美好的見證。

梁施鳴玉的安息禮拜在七月十六日在拉法葉市的Oakmont Memorial Park 舉行，靈堂棺旁陳列眾多親友送的花圈其中也有培正匡社送的黃色玫瑰的大花圈，從上午九時半開始了瞻仰她的遺容，參加的親友絡繹不絕到來，十一時正追思禮拜開始，由於靈堂只有一百五十人的座位，但參加親友超過二百人，約有五十餘人後到者只能靠牆和在靈堂門外走廊站立，可見鳴玉嫂深得親友喜愛，都願意和她遺體告別表示敬意。追思禮拜是用基督教英文安息儀式，David Lum 牧師禱告開始主持安息程序，全體起立唱聖詩奇異恩典，鳴玉的親妹 Cindy Wu 恭讀救贖禱文及詩篇二十三篇 1-6 節，牧師接著引用詩篇經文講解盼望的信息，提到施鳴玉的極好的人際關係是出於她心中有愛。接著從香港來奔喪的鳴玉的親弟施 Nien Pak 憶及其姐的生活和旅遊及食蟹的趣事，述說其姐的話幽默風趣，充滿包容關懷別人的品性。在放映簡短的梁施鳴玉的生平錄影後，鳴玉的小兒子 Omar 回憶媽媽對家人和朋友的愛心，終身難忘。大兒子 Gordon 最後致謝辭後，賓客親友列隊先後向棺內遺體告別，八位親屬扶棺送上靈車。由靈車前行引導，親友均開車跟隨到梁氏列祖列宗墓園附近，這墓園是梁施鳴玉生前為安葬其夫錦琪時購買，可安葬八位梁氏棺木。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五日已安葬其夫梁錦琪，現將她的棺木安置在丈夫棺旁，完成倆人生前盟誓：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喜獲同墓眠！Lum 牧師在墓前舉行簡短的安葬儀式，大家目睹棺木慢慢地放下墓中，親友逐個上前拋下手中鮮花向她告別。親愛的好朋友梁施鳴玉女士，平靜地安息吧，想妳現在已和丈夫手牽手共同漫步，不離不棄直到永遠。

梁施鳴玉女士出生在中國上海，施家三個兒女中是大姐，有一弟一妹。在香港 Maryknoll 書院畢業後，在美國加州 San Jose 州立大學得繪圖設計學士，是出色的藝術家、珠寶設計專家及其父 K. S. Sze 珠寶公司的老闆之一。公司員工都尊稱她大小姐，她關愛公司員工，今年特別推辭一切抽身大半月，邀請陪同店內員工在九月來美各地旅遊，她早和旅遊公司已計劃妥善，可惜她的突然辭世未能如願。一九六八年嫁入梁家後，夫妻恩愛是賢妻良母，膝下有二兒及四個孫兒女。在二百多參加葬禮的親友中，可見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會長戚嘉慧和各級社培正同學及夫人超過三十多人到場告別。在葬禮後的 Lafayette Park Hotel 的

提早晚餐中，見到誠社的李君聰學長，他交給我一張他收集的除匡社外其他級社培正同學名單，為尊重他的辛勞熱心，不得不把名字列出如下：誠社李君聰，忠社的周興文、鄧國謀、梁錦濤、謝瑞津、伍維章、劉粵琛、薛友梅，瑩社霍詠嫦，正社黃伯熙，協社梁立智、吳慧君、潘恩惠，傑社戚嘉慧，匡社余煜培、何榮新、李宗愷、麥加龍、崔家祥、余則誠、楊東權等，如有遺漏請原諒。好朋友鳴玉嫂逝世後，多天來我夫婦倆心中懷念和有所失落，想到將不會再收到她打電話給我們和過去一樣有長達一小時的暢談和笑聲，也再也收不到她幽默簡短的電郵信息。最後我們只有用聖經詩篇第二十三章的六節詩文作為對梁施鳴玉的祝願如下：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祂使我的靈魂蘇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阿門！

楊東權完稿於加州沙加緬度市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日晚



遲來親友站在堂外



牧師主持儀式



親弟從港趕來送別



部分培正同學及伉儷在參加安息禮拜晚宴後合影



小兒子OMAR回憶母親樂事



好友李宗愷夫婦瞻仰遺容



大兒子GORDON在墓前分發鮮花